

淪亡的平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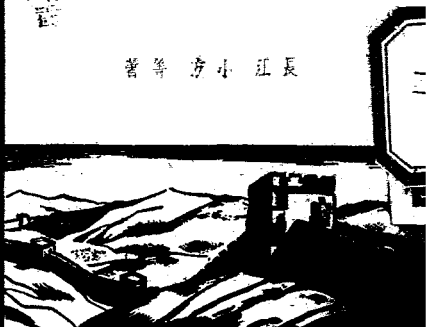


滄海遺珠

刊叢“國中的中野視

編主 汪長

著等 方小 汪長



J
1061
17

新 華 書 局
中 文 舊 書
第 一 冊

一之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津 平 的 亡 淪

著 等 方 小 江 長

店 書 活 生

月四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目次

血淚平津·····	長江(一)
前樓憶北平·····	小方(二)
未名湖畔憶雜散·····	大公報(一九)
流亡記·····	燕京人(三)
雜話北方·····	徐盈(四)
亂動的北平·····	魯悅明(四)
龍城落日記·····	魯悅明(五)
古城殘影·····	字林西報(六)

揮淚話天津.....	大公報 (三)
淪陷後的平津.....	桐 古 (七)
暴日鐵蹄下的北平.....	大公報 (八一)
故都歸客話「皇軍」.....	鐘 蕙 (七)
促北平來.....	須 放 (二)

血淚平津

長江

北方的時局，又墜入了過去日本慣用的一鬆一緊的老階段。突然的壓力壓迫，激起了全國的反感，他們相當達到目的之後，於是就放些和緩空氣，弛緩我們的反抗力量和工作，然後儘量利用我們內部的弱點，作分化挑撥等工作，擴大我們的矛盾，然後等待機會，又來一次的進攻。這樣又偷又搶的政策，很容易令意識麻木的被壓迫者，耽誤他反抗以求解脫的機會。

盧溝橋事件，日本曾三次約好同時撤兵，而三次皆於約定時間內反向我攻擊，第四次約好二十二日同時撤兵，結果我們到今天已撤了三天，他

們還在加做工事，運輸軍械。許多負責的軍政人員還夢想着日本之撤兵，希望可以和平安協，暫維一時；然而，可能程度有多少呢？

北平對外交通，一共只有幾條主要道路，向東是平榆公路，平津公路，平通鐵路，此三路皆以北平東面四十里之通州為總過道。此地早已在日軍手中，且為傀儡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所在。東南為北甯鐵路，以連天津，北路咽喉之豐台，已在日軍絕對控制之中，且豐台車站服務人員，日方已於二十四日改用滿鐵職員，陳覺生直等於傀儡局長，北寧路一切皆唯日方之命是從。北平西南交通要道為平漢鐵道，蘆溝橋為平漢之要津，日方正用種種方法，希望插入手中。平市正西尚有一短鐵道至門頭溝，由門頭溝繞四十里汽車路，可至平漢之長辛店，此路軍事要隘為八寶山，日正逼二十九軍之撤回，平西北為平綏路，昌平為綏之東段命脈，日軍已在昌平

有充分準備，以備必要時可以橫斷平綫。北平正北公路，可至古北口，古北口本身已在日軍之手，故今日北平對我國本部唯一之交通孔道，爲平漢路，萬不得已時，尙可以門頭溝一路補充，如果我方竟連蘆溝橋與八寶山而讓付日軍之手，北平一百五十萬民衆，北方千百年積累成功之文化城，整個已成他人囊中之物。地方當事者尙自詡外交如何有辦法，是皆無識者之妄言。

平漢路未通時，我從長辛店繞道門頭溝至北平，路上聽到許多鄉農談話，他們覺得這年頭氣象不同了。許許多多的二十九軍隊伍，駐在他們的家裏，或者車站，戒備異常森嚴，而他們毫不驚異，亦不覺厭煩，他們說：「大家程度提高了。說起國家事，沒有人不是一樣心的了。」不過，我們本來有條好好的平漢路，爲什麼不能自由通過，反而繞了這樣多路，宛

要我們有什麼過失呢？

北平是美麗的都市，而且是受着高深文化薰陶的都市。中國有千百萬人曾經爲這美麗的都市所陶冶，有若干國內國外有名的學者，受過這城市的教養，而且她正陶醉着救養着百數十萬的同胞。七七、事件以後，北平成了戒嚴與戰爭之城，城門最少閉了一并了。要道口上埋着作爲掩護用的沙包，警憲的力量加強了，許多居民避難到天津或其他的地方了，商店的門前冷落了，街上的車輛行人稀少了，健壯活潑的男女青年學生不多見了。總之，這座古城，時表現着「死」的景象了。然而她有點像一位有學問的美婦人，雖然斷了生機，肢體已經不能轉動，然而她的容顏仍然是秀色的美婦人，她生前學術道德的涵育功夫，仍然使她在死後表現着靜穆舒恬。

北平城內堆沙包，實在有些不必。因爲如果決心不受外人無理欺凌，

有抵抗橫暴的勇氣，我們應當不客氣的守着正義和軍事要點，使敵人定和戰於基本防綫之外。今我平津要害地點先後爲日軍佔去，不以力爭，今大禍已臨頭，只作市內之消極防止暴動工作，未免太不偉話，設外險已失，而城內再起戰爭，則北方大局，已處於根本不利他位。大門不守，守房門，那會有多大用處？

七、七事件後，日本飛機常在平市上空飛行，市民看慣了，聽到機聲，也不甚驚異了。民二十二年塘沽協定時，平市市民初受外兵之恐駭，逃難者至多。今次則除少數優裕階級外，中級以下市民，普遍有了深一層的覺悟，日軍進迫無已時，大家如果不能有辦法，逃到那裏也是問題。所以大家索性不跑，而且對於頭上的飛機也若有若無的馬虎視之。

在北平警戒的士兵，遇到可疑的車輛行人，他們總是用了全副精力來

注視，來盤問，他們的眼睛，幾乎張大得要突了出來。然而你們的長官不能領你們作戰路上有價值的監視和戰爭，只在將死的城裏使大勁，勇則勇矣，其如勇得可憐何！

日本兵的情緒，完全和我們兩樣。有一天我們的汽車被阻於大井村之日軍步哨，彼方一面電話上都請示，其士兵慢慢同我們攀談起來，他們教我學日語，意態誠懇，很少對嚴重形勢表示關懷的樣子。他們是徵兵出身，有不少知識很高的分子。他們對於中日情況很明白，出發到中國來，也不是自己心甘意願。

這次日本到華北很多新聞記者，把華北此次侵略行為誇大的向本國宣傳，希望刺激日本國民勝利的情緒，以穩定軍部統治的基礎。然而我在北軍軍上遇到些陪送日本記者們的日本士兵，根本不大注意他們的活動，只

的日軍，沒有一個不表現着頹唐無神的怪相。

好久不到天津，這回到天津東車站，一看幾乎到了外國。黃色軍服的日本兵把守着站台，把守着天橋，把守着過道，我們的車站辦公房，被他們佔去做了「皇軍」的「駐站司令部」，日本在津的民衆團體，婦女團體等，在司令部旁邊設了「皇軍招待所」供給他們一些飲料。

站道裏有從南滿開來鐵甲車，車的鋼板外面，漆着虎斑，別顯威風。還有在鐵道上駛行的坦克車，我們北寧路貨車裏裝的日本軍火，車上車下，那裏都是日本軍人。偽奉山路和南滿路的車輛有不少在車站上，南滿的司機，在日軍指揮下自由調度我們的車輛。日軍大小軍官穿着皮靴掛上長刀穿來穿去。我不知道天津東站已變了這個樣子，下車一看，不覺毛骨聳

然。下車的中國人，多屏息疾步出站，不敢正視他們；一種小心謹慎的滋味，令人有點難受。

「七、七事件」以後的天津，聽說在十九日產生了一個什麼協定，第三項是取締排日，共同防共那些可大可小的自由解釋的東西。日本人在協定前後，又「忠實」(！)的執行他們這重視的排日防共等事件。除英法兩租界沒有辦法外，日租界和中國管轄的區域中，日方已不客氣的逮捕那些他們認為是抗日和共產的分子。新聞界的王研石失蹤了，理由據說是組織救國會之類；南開學生會的熱心負責人也被他們光顧過了。此外失蹤的人非常之多。我們的警察最多不過寫下他們捕人的汽車號數，也不敢阻攔和追捕。捕去以後的刑法，是有名的毒辣。

北寧路局對於日軍之招待，可謂無微不至，日軍不相干的武裝大兵，

也可以受路局頭二等免費的待遇。這簡直是歡迎人家來壓迫我們！

北寧車上，有些中國小學生，怒目望着他面前的日本兵。他們的母親或者姊妹恐怕小姦惹禍，但是無論如何也勸不轉，日本天天向中國交涉取締排日抗日思想，然而他們自己偏偏不斷造些事實來刺激中國青年，使他們感到他們今生第一個大目的：就是趕日本人出中國領土之外。

北甯路這樣豐富的鐵路，這樣的好的車頭和車輛，豐台是這樣大規模的聯絡站，甚而至北平這樣美的城市，都漸漸吞入日軍口中去了。所以單言建設，而不能先有國防，則建設毫無國家意義，且反爲人所利用，以攻其國家。

三十七師馮治安部，這幾天奉令撤退，大兵們離開北平城門時，總不斷的回頭，望望城樓，看看城樓附近的小本營業者，他們意識中：「這些

都是屬於我們中國的啊！」

（七月二十五日）

前綫憶北平

小方

我們既然發動了一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同時也就應該開展一個廣泛的自我批判，一切的弱點都不應該再隱瞞着了，檢討自己的錯誤，承認自己的錯誤，然後才可以圖糾正，圖進步。只有這樣，才能科學的運用過去的經驗和教訓，以把握着戰爭的最後的勝利。

二十九軍在七月二十九晚上，以一個夜間的工夫突然自北平撤退，於是一般悲觀論者都大說其風涼話了：「大刀片怎麼能和人家的飛機大砲比呢？」「華北亡在二十九軍手裏了！」誰說出這種風涼話，誰就是不識大體的庸夫，因為這種觀念完全是日本軍閥眼中的「二十九軍觀」，我們中

國的民衆是不應該有這種錯誤認識的。我們軍隊的機械化設備的確比不
日本，但這不只是二十九軍如是，就連我們國內的其他部隊亦並非不是這
樣。我們這一個民族解放戰爭之勝敗決定的條件，不是單方面的軍隊機械
化設備問題，這是誰都知道的。二十九軍兩年來駐在這國防的最前線，苦
心堅忍的支持危難的局面，外受敵人的瘋狂的壓迫，內受漢奸賣國賊的煽
惑包圍，直把這塘沽協定後的冀察危局維持到如今，正在我們的國家已經
真正的和平統一了，全國民衆一致的要求收復失地的時候，二十九軍不能
再容忍了，他勇敢的舉起了反抗侵略者的戰旗，向着敵人放出第一聲解放
戰爭的大砲，他作了我們民族解放的先鋒隊，這一個功勞將永遠記在中國
的光榮的歷史上。

敵人是傾巢來犯，我們的二十九軍只以孤軍首當其衝，以致受了這樣

大的犧牲，直到退出平津，我們還相信他並不是敗退的，而是戰略上的行動。事情雖已過去了半個月，但是回想起平津失陷後的悲慘情形，又不能不令我們要把這次戰略上的行動加一番是非的檢討。北平是一個宏壯偉麗的文化城，的確我們假如要把他毀在戰爭中實在是可惜，也許我們之不願作守城的戰爭，這也是原因之一個。但是這所以號稱文化城的地域，不在乎有那些「物質文化」，而更重要的是在這裏頭生活着一百五十萬有教養的市民，其中三十萬學生份子都是由歷次的愛國運動中鍛鍊出來的精華，是全國青年運動的領導者，在我們的民族復興運動中造出過多少次光榮的歷史。尤可貴者是這些光榮的事蹟沒有一次不是以青年的生命和血換了來的。蘆溝橋戰事發端的時候，正值各學校裏剛剛放了暑假，一部分學生雖有返鄉的，但是有一部分學生正預備走而未走之際，就爲了保衛北平的

工作留了下來，他們組織在統一的團體之下，發動了慰勞團，宣傳隊，戰地服務隊等，並有一部分更勇敢的份子已在秘密的訓練巷戰技術，準備參加實際戰鬥，有兩千人的一個青年組織叫作民族解放先鋒隊的，他們已得秦德純市長的允許，答應在敵人圍困北平的時候，改編為義勇隊參加作戰。北平的軍政當局公開的對民衆表示城防無慮，并云十分鐘內可以佈置好一個全市的巷戰陣地。在這種情形下，北平民衆的心理，當是如何的興奮，其所以能在蘆溝橋砲聲隱約中一向保持着那樣鎮靜的態度，亦非無因也。大學教授們又曾集團的訪晤過宋哲元秦德純詢問情勢，結果都非常圓滿。七月中旬，蘆事正在風雨莫測中，北平的漢奸冷家驥周兆祥等就已蠢蠢思動，唱改北平爲永久的一平安城」之議，企圖欺騙一般的小市民，而反對正在準備着的守城戰事。換句話說，就是要叫日本不費一槍一彈把北平燬眉盛額感覺服裝太厚，武裝太多；只想解解他們的熱悶。豐台一帶巡查

得到手，當時北平文化界知道了這消息立即發表過宣言，揭發其漢奸作用，並表示文化界同人願與北平共存亡，誓死保衛北平，實行焦土抗戰！

焦土抗戰，是我們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一部分犧牲，也可以說只有抱了焦土抗戰的決心，才能獲得最後勝利的把握。

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就是漢奸們的企圖居然實現了，民衆們得到了收復通縣臺台的報告之後，都愉快的睡着安適的覺，那想到第二天早晨一醒來，整個的局面變更了，這真是突如其來，任憑二十九軍在保衛國土的工作上是多麼勞苦功高或遭遇到了多麼大的犧牲，北平的民衆也不能不驚訝一聲：「我們受騙了。」

以天津那地方來說，三個火車站早已被日軍佔據了，東馬路又是接鄰着日本租界，在北平已被日軍不勞而獲之後，僅僅剩下一部分當地的警察

保安隊，還能在敵人的飛機大砲下支持五六天的巷戰，所以我們又不能不奇怪北平的失陷是非常離奇的，離奇得和瀋陽失陷一樣。我們沒有能力保衛北平嗎？不能作圍城一戰嗎？大概是「非不能也，是不爲也」吧。地方軍政領袖，在「恐日病」的病菌侵害下動搖了固有的自信力，這個責任是不能不負的，反過來說，以當時的形勢，中央大軍早已開到保定一帶，如果北平的圍城戰能支持一個卽或很短的時期，我們的援軍必然也就會很快的接上來了。敵人要轟炸北平，還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還顧惜這許多小節嗎？二十九軍之退出北平，不只是民衆們沒有想到，就連軍隊本身也並未想到，這完全是臨時的一個錯誤的觀念所造成的，甚至於恐怕兵士們不聽從撤退命令，而不惜欺騙兵士，說這是換防，假設說這一個撤退能以保持我們的實力，那也不妨一爲，但是軍隊既然撤退，是不能藉着工事走的，

結果一路上被敵人的飛機追隨着轟炸和掃射，傷亡遍地，其犧牲較之作戰尤大，這種無代價的損失是多麼可惜呢。

被遺棄在北平的愛國青年，知識份子……都是中國文化的結晶，他們是手無寸鐵，他們早已被敵人恨之入骨了，現在落入了虎窟中，作了蒸籠上的螞蟻，隨着三十幾個知名的新聞記者及愛國青年的被捕，日軍又大部開進了城，於是和天津一樣的大屠殺繼續着在北平表演起來。但這個消息因為交通的封鎖並沒能傳出來，只有八月八日的日本同盟社電報，內容寫着「北平紅卍字會及其他各慈善團體，現已開始活動，埋葬市民屍體，內容寫着『容避難人，救治傷人……』」爲什麼要埋葬市民屍體呢？這無異告訴了我們北平已經遭遇了，並且一定還在繼續着的大屠殺。北平的學生，很多都是住在學校宿舍或者公寓裏，這些異鄉的學生，自然沒有什麼更好的地方

供他們藏避，只得任敵人盡情的殺戮了。還有很多著名學者和大學教授，他們的行爲思想，甚至在平時就有的要遭到「解聘」之禍，試問在陷落後的北平中，他們還能夠安生於敵人的虎口之中嗎？這一切一切，我們都沒有勇氣去想像了，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如何嚴重的損失！尤其是敵人知道了我們正決心準備着收復平津的時候，他的行動將更加野蠻和瘋狂，他要在北平沒有被我們收復之先，盡情的施展其殘暴的破壞和摧殘。這種行爲比強盜還要兇過萬倍，他已進行着把平津的財寶運走，把活的和死的文化都摧殘個乾乾淨淨。我們難道還要延遲嗎？我們應該立刻開始反攻，以迅雷的速度先把平津克復，救出那些水深火熱中的民族的優秀份子，使他們得到武裝，積極的參加抗敵工作。現在真是所謂十萬火急的時候了。

（十一日於保定）

未名湖畔憶離散

大公報

未名湖上浮着長興的霧，七月的南風喚醒垂曲的柳枝了；湖畔已有早起行深呼吸的人們，蹣着安詳的步子。

北方的殘夏，有着江南初秋的景象。白色的雲，追逐在蔚藍的天幕下；林翳中，時送來婉麗的禽音。

人們正在做着各種不同的夢。

往日，夢後的追尋，每作爲一種朝起的糧食；一些泥滯於夢境的人們，常小立欄前，凝睇遼遠的山巒，把現實的世界忘却。

然而這是一個不同的日子。穿雲而過的機身，翱翔在未名湖的上空；

札札的響聲，攪撥了夜來的清夢；現實的猙獰的面影，正搖擺於人前。

一聲巨響驅去了一切的寧靜。人們的心狂跳了。

在山程中，在湖岸邊，在輝煌的建築底下，在溫青的路上，奔馳着倉皇的人影。

巨聲從隔壁「西苑」蔓延過來。黑煙升起在翠雲的山下。

「西苑炸了！」

我們担心中二十九路軍同胞的死亡。忘記了死神之巨掌，緊緊握着我們的咽喉。

飛機在晴空里上下，又從容的向東南角上飛去了。

陷在無情消息的悶悶中，一些人踴躍在湖畔。

「神聖的抗戰爆發了吧？」我們心里盤算着。

暴風雨後的西郊，籠罩着無邊的沉寂。

我們從東校門偷偷地騎着自行車出去，繞過清華向西山去的路走上走；看見柳樹底下放着好幾輛載重汽車，汽車上面堆放着青的柳枝。

從清華到頤和園的路上，已禁止通行了。路旁構築了簡單的工事；荷着實彈的兵士，伏在淺淺的戰壕里，期待着肉搏的來臨。

我們用熱的眼淚，緊張的情緒，迎接着這偉大的時序。那是我們六年來艱辛的待望。

時間在人們的緊張中，顯得更快了。

學生會的情報股從城裏得來的消息，用大號字寫着，在燕園中的牆壁上，炫耀了人們的眼睛。

「宋哲元通電全國抗戰。」在人們的眼睛前漸漸大起來了。

沒有人不滾着欣喜的淚珠。沒有人不雙手迎接這神聖的抗戰。

我們忙着接城內的電話；另一部分人忙着救護的訓練了。

強盜們一伸手，無數的無辜民衆便遭殃。在西苑投下來的炸彈，震毀了許多屋舍，路上結集着許多難民了。鄰燕大而居的人，都避入燕園中，他們以爲可以得到外國的保護。我們便乘着這個機會向他們宣傳了；因爲從很久以前，他們就和我們成了朋友，所以我們的話奏了相當的功效。在逃難中，能井然有序，並且有許多願意參加我們的救護工作，這不是一個「奇蹟」嗎？

勝利的消息，使我們發狂了。愈來愈急的砲聲，使我們對抗戰的弟兄表示無限的敬意。

我們的朋友——司徒雷登先生——慶賀我們民族解放戰爭的開始的勝

種。他說，那該是我們最光榮的日子！那深鏤在他面上的繡紋中的笑容，使我們感到一種崇高的人類的偉大的愛。

晚上，我們開了一個座談會，參加的有許多外籍人士。會後，我們高呼「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那纔算得是真正的快樂的呼聲。

會後歸來，傳日本將用毒氣攻北平，我們忙着做防毒的面具；並將在校的同學和職員組織好，以防漢奸。

我隨着守二班夜，在林蔭中來往，靜聽繼續的砲聲，有着和「一二九」時代守夜時不同的情懷。

二十九日天還沒有亮，城內來電話謂我軍已退出平津，大家都不信。又是一個同樣的早晨，飛機翱翔在我們的頭上；我們看它怎樣飛來怎

樣飛去，怎樣投彈；我們希望也有我們自己的飛機來。

依我們簡單的判斷，以為飛機轟炸了，我們的軍隊決沒有退走。

飛機走後，我們回到宿舍里打聽消息。第一落在我們眼里的是一輛從城裏而來的小汽車，停在貝公樓後面。

大家都說：「宋哲元棄城出走，張自忠做了漢奸。」

後來我們又知道那輛汽車來自美國大使館，專為送一面美國國旗來保護燕京。

我們望着立在橋畔的掛國旗的木柱；我追戀往日升降國旗時的號聲。

一位同學說：「馬上就要看到別樣的旗子在那兒代替我們的國旗了。」

「何時能見故國之旗呢？」我想着。

當燦爛的美國旗在空中飄揚；太陽旗已遍遮燕京外面的世界了。

「我們隨着三十七師退到保定去吧，清華有好些人去了。」
好幾輛自行車匆促地沮喪地在西郊大道上走着。

流亡記

燕京人

蘆溝橋事件發生以來，我們北平的學生都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有二十九軍在這裏，我們還怕什麼！」因此同學們都願意留在北平，想為國家盡些力量。我們冒着危險到長辛店宛平縣去慰問吉團長和二十九軍的弟兄，他們鼓勵我們在後方工作，他們的勇氣使我們興奮，我們更不願離開北平了！大家成天忙着學習救護，募捐，以及一切工作，準備着與北平共存亡。我們更希望這就是全面抗戰的開始，我們並不怕死，誰都高興地等待着那一天的到來。

终于在七月二十八那一天的早上，靜靜的燕園被一陣奇異的機聲驚醒

了，我們看見三架飛機在西苑上面飛，立刻投下幾個炸彈，大家是興奮的，但是沒有一個人說出一句害怕的話。就這樣過了一天，飛機總在頭上繞，我們却在下面歡笑，因為情報一張一張的貼出來了，「豐台收復」，「廊房收復」，「獲敵機二十架」，「中央飛機共十架來了」……大家跳着嚷着，仍和平日一樣在玩，或者是比平日更高興。

這一天點綴着燕園的是七八百「難民」，他們多是海甸成府一帶的居民到校內避難。於是男女老少在男校宿舍裏擠來擠去，哭鬧喊叫煞是熱鬧！校內食堂裏預存的兩星期的糧食被他們一天就吃光了。

當天又得一消息說敵機要施放毒氣，人心惶惶，又趕緊預備口罩，製防毒藥。學生代表去見司徒校長時，見他仍安然辦公，一點也不驚慌。他說：「在這個時期，我也不敢担保你們生命的安全，不過燕京是我辦的

，我負着這個責任。我不能離開，只能與你們在一起，受難時大家都一樣。」我們見了他如此鎮靜，自己反不好意思說什麼了。這一夜自然不能安眠，可是毒氣也始終未出現。天明之後得到的消息是張目忠的叛變，三十師的退却，大家如冷水澆頭，立刻感到失去了倚靠，都不知怎樣才好。上午我和一位同學騎車去海甸，發現西苑的南門上防禦工事全毀壞了，又見遠處有火光，就繞道西苑北門，看見門外的民房店家正在燒着，人們匆勿收拾東西逃走。進了北門，隨處看見的都是破碎的樓房，有一座已炸成平地，滿地都是屋頂的鐵板。沒有一個人在那里，四圍靜得可怕，就趕緊退出來馳回燕京。事後想起來又覺得危險萬分！回到燕京見同學們都收拾行裝進城，我們也想進城去乘平綫路車到門頭溝，再步行至長辛店，誰知一到車站就得消息說日軍已由此線來了，我們只好留在城內。

在城裏住了一星期，每日都打探消息，聽說濟華已住了日軍，同學被殺……諸如此類的事使我們十分着急。城門是關了，每天只能閉坐聽無從電所放送的消息。這些天的苦悶是無法形容的。

八月三日：西直門每日開四次，就坐洋車出城，一路上沒有發生什麼事，路旁溝內有許多死屍，但被雨水淹沒了。幾個警察署都空無一人，但見屋旁的幾座新墳和未埋掉的棺材而已。到了海甸，看見家家都懸日旗，多是紙作的，上塗一大紅點就算了。到此才真真覺得是作了亡國奴，到燕京大門時，有幾個日本兵來檢查我們，陪看看就放行。燕京的門上掛的是美國旗，看了真覺慚愧！進了大門時，真是悲喜交集。校內同學好像是在一座荒島上似的，到處都是寂靜的，靜到連話都不愛說了，夜間更沉寂如同一座墳墓，若不是司徒校務長時時來安慰我們，勸大家到體育館去打

球，或是玩玩紙牌，大家是更不愛動了。

清華是常有日本兵進去的，有一次幾位同學碰見一個日本兵，他也是大學生，用英文和他們談話，他說：「我雖是到這裏來打戰，我是很同情你們的，不過國家要我來打，我也沒有法子。」

在燕京也不是安全的，日兵曾有一次在校內穿行，還有一次爲要求到團內站崗而與外國教授吵了起來。學校感到對學生不能有十分的保障，雖希望留校的同學繼續他們的學業，但是同學們願離校的也可以隨便。會計課內有負責人等學生來借放費，也有外國教授以私人資格借錢給學生的，這是學校當局所能給予學生的最大的幫助，也是我們同學所不能忘的。

八日日軍進城了，到處貼出「日本軍北平入城司令」的布告，說禁止着諸生事，他們是來「維持治安」的。北平就這樣的失掉了！街上仍是和

平日一樣熱鬧，壞好的報紙和傳單號外各處飛散，放着無恥的謊言，如果報上的話竟是事實時，我們一定要自殺了！

北平是不是可以住下去的呢？聽說要查戶口了，自然，後面跟着的就是大屠殺，尤其是學生們。我們忘不了九一八時的瀋陽。惟一的出路就是離開北平，平津路車雖已通，其危險性是極大的，有許多同學已被扣了，檢查得十分嚴厲。穿黃褲子的就說是保安隊，短髮就說是兵士或受訓的學生，見着有錢就隨便取去，令人哭笑不得，我們爲了要逃出虎口就只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書是一本也不能帶，行李拿得極簡單，把平日心愛的東西全拋棄了，最可惜的是幾年來抄得的筆記，全都寄存在不可靠的地方，可是那又有什麼方法呢？

九日早晨擠上了火車，人多得可以使人發暈，一面担心自己的生命危

險，一面出着汗。幸虧一路上未受檢查，只有幾個日本兵在車廂內監視着。車過一站，必停至少半小時，多則兩三個小時，過了一站不由得吐一口氣，真像是在「過五關」了。下午三點到了天津，這才放了心。各旅館早已住滿了人，同學們無處投靠的只好食宿在街道上，有的還受法租界巡捕的鞭打，別人看了只能流淚：「誰叫我們是中國人呢？」

租界裏是安全的，人們是快樂的，我們看到了那另一種「高等華人」的生活，而我們是失去了家，離開了學校，從此離開了可愛的北平，開始過着流浪的生活了。

等到十三日才有船開到煙台，將近一千人，擠滿了一船，受着雨打風吹太陽晒，另加上塘沽日軍出進給我們的刺激，我們是在受着外國人的保護啊！十四日船出了大沽口，船上二三百同學立刻就活了起來，看見一隻

貨船上插的國旗時，大家歡呼拍手，開始唱起救亡歌曲來了。從此以後我們是自由了！我們又作中國人了！

十五日到了煙台，住在烟台中學和真光女中，又踏上了真正中國的領土，這快樂是說不出的。幾十個人擠在一間屋子裏睡，誰也沒有發一句怨言，有這樣的地方歇着，只要是不作亡國奴，什麼苦我們都是願意忍受的。

煙台的地方當局和商會十分幫忙我們，他們要我們到青島去上火車，因為煙濰汽鐵路已沒有車了。那時正是青島很緊張的時候，自然誰也不願去，所以又接洽好在十八日乘「惠平」到虎頭崖去，船票是每人二角五分。若是沒有這次船時我們就預備步行五百里到濰縣去了。

船走了一夜，十九日下午到了虎頭崖，先有一部同學乘舢板在風浪中

飄了兩小時上了岸，上了岸才知我們在煙台所發的電報本地駐軍未收到，正好有謠言說有便衣隊二千人企圖在那數日內登岸，所以我們就被認為是漢奸而預備開砲轟擊。幸虧同學的代表上岸說明了才准一部份同學登陸，另一部同學到夜裏才能上岸，他們在船上已是飢渴欲死了。

虎頭崖只有七十五家居民，叫他們來招待這五百多人是不容易的，每家給我們煮了一鍋稀粥，每人買些餅吃了就算了。夜間大家組織起來，各校同學都編隊，佔住一定地方，另設剎察隊以防漢奸混入。大家都睡在沙灘上，天快亮時又下了一場雨，把我們都淋濕了，又和沙子混在一起都變成了泥土人。放在沙上的隔夜的稀粥中也弄進了許多沙子，吃下去又酸又難牙，大餅又硬，大家仍是揷着嚥下去。把行李裝好之後在早上十點鐘開始了最苦的一段旅行。我們的隊伍由虎頭崖走到沙河，這三十五里路只

用了四個鐘頭。其中有好幾里是由沙上走過去的，走起來真是費力。女同學們也是一樣的步行。病人就用大車載了去。一路上接受着老百姓的驚奇的眼光。十五里之後在一個村內歇下來，叫人由井裏打水來，桶內還有泥沙，誰也不願清潔，都搶着喝光了。這時想起平日在學校內過的日子，覺得那簡直是奢侈！走得疲乏了時就唱起歌來振作精神，「到沙河時，看見真有一條沙河，大家全脫了鞋襪把疲倦而發熱的腳浸在水裏，有的簡直就躺在水裏，誰也不願離開，隊長喊十遍集合也沒有人理他。

到沙河就住在兩個小學裏，五十餘人擠在一間屋子裏睡了一夜，還不如監獄裏的囚犯呢！商會給我們送來大餅鹹菜和水，救了我們的命。次日大家出去吃飯，五百多人竟把沙河各飯舖的麵都吃光了。等到下午才交涉好大汽車來把我們載到濰縣。有人坐的是客車，有人坐大敞車，不幸在路

進藏而藏書

上下了大雨，把他們淋得不亦樂乎，可是那樣也得忍受着。晚上到濰縣把行李搬上給我們預備的鐵閘子車，大家在車站上歇了一夜。

二十二日下午到濰縣城內遊覽，下午都在車站等車，直到晚上九點才把我們的專車掛在客車上走了。臨行前有某師的參謀長（？）來給我們演講，安慰我們，又鼓勵我們努力為國家後盾，然後才上了車。每節閘子車得坐八十人，雖不算擠而地板是非常的髒，因它本來是戴馬用的，不得已廝了也得睡下去，過了一夜起來看全身都黑了。

二十三日上午到了濟南，那裏先已有了許多同學，我們也和他們住在一起，分住濟南高中初中和育英中學校。幾日的奔波到此才暫告一段落。下車後除了吃飯之外，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每天都洗下幾盆黑泥濘來。

在濟南住了四日，每天都出去遊覽，大明湖，齊魯大學等地全奔訪遍

了，看來總沒有北平好。也許是因為北平和我們更親切的原故吧？每天早上九點和下午四點吃飯，搖鈴之後大家蜂擁入飯廳裏搶座位，飯菜只有碗頭稀飯和鹹菜，而我們却把它們看作無上的佳餚，來晚一些的竟找不到一個饅頭，只得嘆：「有饅頭大家吃！」平時在校中的生活真是差得太遠了。

在四日之間又有續到的兩批同學，以後是不會再來的了（我們是第六批同學）。相見之下真有兩世爲人之感。他們曾受到更嚴厲的檢查，北平的學生要到天津去是不容易的，在入站時，有人看着旅客，像學生的就站在一旁，都走完了就把他們送到一間屋子去住，次日一個一個的請出來審問，用許多奇怪的問題來探出你的思想，諸如「你愛國不愛國？」你怎樣回答呢？中學生還好，大學生中尤其是清華、燕京、北大三校的同学都有被扣的危險，許多同學是失蹤了，有幾個燕京同學化裝到了天津被人識破

被打死了。我們聽到這些只有憤怒和傷心！

二十六日整隊離濟，有一部份同學留在濟南受訓，我們認為到南京去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還有一部份同學在徐州下車轉到鄭州、開封、太原、西安去，所以我們有一列專車在夜裏十時開出去了。這次又是鐵閘子車和敞車，運氣好的就坐在一百人一節的閘子車中，倒斃的就只好在敞車裏受罪。夜裏下了雨，敞車中的同學都睡在水裏泡着了，結果病倒了許多人，傷風着涼，上吐下瀉，這些孩子若是在家中，那怕沒有慈愛的親人來照顧他們？

受了兩天的罪，過了兩天不見天日的生活，終於在二十八日下午到了我們的首都。到了站，由車站的負責人招待我們，喝水，洗臉，吃饅頭和鹹菜，然後把我們送過江來。乘小火車到市立一二中去住，我們的團體到

也就完成了它的任務，我的旅行計費了十九天的功夫！

前後到濟南的同學約有二千人，與北平的學生數目來比實在是太少了。那些留在北平不得來的同學只能等待機會，或是等待到我們收復失地的那一天才能恢復自由。而我們逃出虎口的同學們中，多半是家在南方的，也有不少北方人，他們拋棄了家鄉，離別了家庭，以後又怎樣呢？我們只有信賴國家，把自己的力量毫無代價的獻給國家，由已往的事實來看，我們是有力量的，這時無論是多麼艱難的工作，只要國家說一聲，我們沒有不拚命去作的。不然我們爲什麼要逃出來呢！我們愛北平，可是我們離開了北平，一面流着惜別之淚，一方面却想着我們要奪回北平的先鋒！

在團體中，許多青年在一起是有無限的快樂的，我們一起唱歌，用唱歌代替了眼淚，消滅了愁悶，「我的家住在松花江上」是大家喜愛的。

「五月的鮮花」也常掛在嘴邊。在團體中我們學到了許多事情，認識了許多朋友，我們把手拉得緊緊地，什麼力量也不會把我們分散！

回想我們以前所過的快樂的日子，美麗的北平，可愛的學校，和難捨的家庭，都不是令人留戀的嗎？是誰使我們這樣受苦，流浪？到處給我們頭銜都是：「北平流亡同學」，看到「流亡」二字倍覺淒涼；然而我們還是快樂的，因為我們不會再作「亡國奴」了，在我們面前的是無限的光明！

雜話北方

徐 盈

平津陷落，至今已達月餘，敵人雖然用着種種的方法來軟化我們國民，可是國民給與他們的回答，是向心力更為堅固；漢奸們雖然都達到了大慾而成爲新貴，可是內疚神明，外慚清議，一個個地眼睛珠子都赤紅起來，爲免掉他們成爲神經錯亂的瘋狗，國民企望國軍弟兄們能夠從逃到平津給他們當頭一棒！

記者留平，已有一月，靜觀各種僞組織的產生，實與東北的淪陷如出一轍。所謂民意機關之治安維持會，由「不問政治」而「主持政治」，終于產生平市政治領袖，而成爲敵我混合之最高統制機關。「三定京師」之

述而藏書

江朝宗氏，雖因晚輩阻諫，極力想擺脫傀儡職務，但始終未能跳出士大夫階級命運的牽扯，依然投到了敵人的懷抱。自「滿洲國」起來的有張璧，潘毓桂諸人，其中以身任警察局長之潘氏，最受日本「感激成謝之沸騰」，因為潘氏的多少設施，實在有不可磨滅的價值；恰因了這樣過度地對於日本「文明」的誇讚，而使八月八日入城後的日軍不能不有所矜持，沒有使城內變為城外，如因有童子軍制服而斃人，高麗人以一桿破槍連槍五家等等現象的發生。

北平成爲籠城後，最成問題的是民食和治安兩件事，麵粉最高漲至七元一袋，大米高到二十餘元一包，價格是一日數變，糧商莫不大發其財，當局雖然發有平糶明令，但仍禁止不着私相授受。因爲糧食問題，繼之便引起貧民的生計問題來，然而現在的北平警察手中都是沒有一枝槍的，滿

街上只見敵人的草黃汽車縱橫，不能發現的「鋼板」紛飛，到處都是在恐懼的鎮靜中，實在孕育着一個飢民暴動的胚胎。

自從南口我軍變更戰略後，記者即放棄在平候觀青白軍旗之想，而隨流亡之教育界羣衆化裝赴津。過一天，八月二十七日有兩件事是值得特別記憶的，第一件，是河北省銀行公告代兌冀東銀行的鈔票，第二件是滿鐵當局代表巡視平津全線，沿站點名。敵人自然心滿意足，這特殊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

平津線上，客車是逐站停駛，聽候檢查，每次檢查，是以鐵路警察爲首，隨着中國憲兵及日本憲兵和軍隊。站內站外，到處有草黃色在活動，每個旅客都在爲這種空氣所窒息，特別是青年人，他們的激憤是表現在死水一般的沉寂中，馴然地在受支配。窗外，戰跡依然大半存在，沒有頂的

房屋，燒黑了的斷垣，以及斫倒了的樹和種種葺工事，都歷歷在目。玉蜀黍的葉子已經黃了，高粱的大穗子飽滿得要垂到地上，可是農人們沒有閒暇顧到收穫，沿線到處都能見到成羣的大車和驢馬正在泥濘的道上，爲敵人在運輸糧食和軍火。

天津車站是流亡羣衆的一個鬼門關，每次的客車載來的旅客，天天總有三四十人在出口處，被迫走進了預備好的汽車裏，在刺刀下辛酸地別離了自己的伴侶和同胞。據說到了敵人處，一個個地被問：「你抗日不抗？」被問者只好這樣回答「不抗日！」又問：「你是不是中國人？」被問者總回答說「是！」於是敵人立刻便更問一個最難回答的問題「爲什麼你是中國人不抗日？」許多人便因之而被葬身在海河裏。

有人說，最悲慘的一幕，是天津河北區一帶的難民的逃亡，手裏要拿

着敵人的旗子才準在路上行走，可是過橋到租界時又因了手中有旗而被拒絕，亡省民衆之慘痛，實非言語可以形容。

津租界方面，英租界較冷靜，法租界較熱鬧。兩處都曾接受日方請求而自動檢查界內的份子，在亂動中，流亡者只有更快地離開了北國的土地！雖然他們忘不了故土，他們希望着總有一天再光榮地回到老家來。

亂動中的北平

魯悅明

二十九日早晨，昨夜睡得頗爲滿足的人們打開本日的新聞紙，準備來溫習一遍昨天的「歉欣」，可是，最醒目的題目已經換了時局「急轉直下」，宋哲元及北平市長都已離平赴保了。

昨天天黑以後，東城六條東口住的朋友就來電話告我，二十九軍司令部已經在搬家，糟雜却不混亂，似乎是有計劃地向南退走。我們在白天雖然已經聽得道幾個富於刺激性的消息很有折扣，可是還不曾料到「急轉直下」得這樣迅速。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那天夜晚所見各方面的情形的確是在興奮中還有忙迫。

據說代委員長張自忠今晚要視察全市防務，記者在破曉後便環城走了一週，視察換防情形。各城門雖是依然在關閉，可是上而已經沒有一個手持大刀「不失一寸土」的士兵。巡察們正在指揮着拆除麻袋，當記者在攝影時，快嘴者流便紛紛喊着：「又照像了！」可是警察們却一聲不響地連頭都不抬，「今日」與「昨日」宛然是兩個世界。

今天，街上最可憐的莫過於前方退下來的「弟兄」，他們從南苑方面退回來千辛萬苦地找到自己的司令部，但司令部裏已經沒有一個自己的人，在大門口便被「擋盤」，自己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機警些的人，就忙找個僻靜處拋了大刀，軍衣脫了，僅穿着裏面的小衣褲在街市上開始作落魄的孤魂。市民們已經沒有人再行另眼相待，雖然和昨天的距離不過只有十二三小時光景。

但由這些落魄的孤魂口中，昨天的血戰依然使聽衆興奮。而飛機的轟彈，却又是使這次南苑失敗的主因。一二八戰役時，翁照垣將軍曾說：「此次戰役給我一個極大的感觸，當日人的飛機向我們恣意擲彈時，牠們滿天亂飛，得心應手，絲毫無所顧忌，雖然不能彈彈命中，但在精神上給我們以威嚇，在實際上給我們以損害確是極大的。」他更加重地說：「瀝戰不是最後的對外戰爭，飛機的效用將來愈大，難道我們將於第一次領受了這樣嚴重痛苦的教訓之後，再以同樣的眼睛，看我們許多無抵抗的大都市和民衆受到第二次的損害麼？」

不幸而言中，二次的損害又來了，第二次的「損害」便落在華北的頭上，我們的南苑、通州、廊坊、天津，大半都成了焦土。佟麟閣副軍長在南苑統帥著軍官團在抗戰，便是在飛機的轟炸下爲國捐軀；趙登禹師長也

是在煙霧瀰漫中失掉了指揮大刀隊的策略，終至於供獻了生命。二十九軍的內幕複雜我們是知道的，可是這次老宋的指揮不靈，却很少有人願意到，尤其是多年共事的袍澤，竟然爲着利祿而成爲仇敵，這變化尤其令人不敢想像。

因此，同是招待記者，宋哲元氏竟「本人因火氣上沖，耳鳴殊甚，不能與大家面談」；馮治安主席亦「十七日來，苦心焦思，竟致咯血，」而北平新貴張自忠氏却匆忙得連攜帶都沒繫地于下午二時在市政府就好驛，下午三時在政委會又就職聲稱：「深感材幹任重，不勝負荷，唯有遵循宋委員長愛護和平，爲地方謀福利之宗旨努力做去。」其得意，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不過，他所統率的三十八師當夜違抗了自己師長的命令，而隨着「老宋」向南方退去，士兵及下級軍官們誓志抗敵，對於得意的長官，不

免是有點美中不足了。

下半年，外城每遇相當時候開城一次，使難民進城，只允婦孺，不要孤身男人。四個日軍站在城門邊監視着警察執行職務，男人手中的包裹必須打開檢視，但女人手中的則只按按有無武器，即准進來，南城一帶，香廠和彰儀門裏都設立了供給玉米麵粥的收容所，所址的面積和難民人數比起來，真是「一票」。

在朝陽門上，可以看見通州的煙氣瀰漫。

昨夜晚，通州一點也不平靜，保安第一總隊在總隊長張慶餘指揮下「反正」了，冀東政府的各縣一致行動，宛如過去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重演，在民族仇恨的怒火燃燒中，我們的士兵先把監視當地的太上皇某敵人領袖消滅後，便開始作着壯烈的流血，這羣東北健兒可以遙向着白山黑

水獸騰：我們放棄了最後的等待（按其中有于學忠舊部）！

殷汝耕本是被擄在軍中，那張之洞的第十三個孫子，前五省保安司令趙二老爺和其他漢奸都是戰戰兢兢地爬在高梁地裏聽着別人血滴在流；一槍打死，緊跟着又是一刀。一陣暴風過去後，又享受了從未吃過的辛苦，到了北平城外，才輾轉打電話，叫了個汽車坐着進城，他們進城後才知道殷某是在某種諒解下，並未喪失了性命。

最慘酷的是大部冀東保安隊來到北平和二十九軍會合，不料到了城根却受到敵人機關槍的歡迎。二十九日傍晚北平城內又聽到了沉重的炮聲，人心震動，以為是中央軍來到，可以死水揚波，誰想到是這幕悲劇呢？這以後，收復冀東顯然是不會再這麼容易了。

到處是嘆息，到處是憤激，無線電每天報告着「日機，日機」，華

北人民要問「我們的飛機呢？我們的國軍呢？」事情到了自己的頭上，才起了真正的感覺，大家的向心力堅強，決非東北事變、熱河事變、上海事變時的漫不關心了。可是——

北平已被團團包圍着，四面已經透不進一點風來。

籠城落日記

魯悅明

一 野火四起

日文報稱北平爲籠城，這比喻是相當恰當的。籠城中大家寢息到萬分，一般覺得，寧要狂暴，不要這死水一般的平靜。所以謠言多到萬分，結果證實了都是熱望與空想。可是，製造者和聽者們却在其中獲得了聊以自慰的滿足。

籠城的籠籠的外層，在治安上已經有着天淵之別，雖然連內層的秩序護這層沒有槍的警察維持着能夠那一天也還是問題。各駐紮日軍的城門外，難民是成羣結隊地逃進城來，從他們的狼狽的情緒上，可以看出那裏的

環境是有着不能駐足的惡劣，「但只有法，」他們說，「誰願意離開自己的家呢？」幾天來，苦風凄雨頻頻打擊着這羣隊伍。

外城一帶，在逼迫下，已經懸掛出來，用半隻麵粉口袋，畫一個紅圈，的旗子。在黑衣白褲的警察監視之下，齊化門外，一個高麗人拿隻手槍一天連搶三家。日軍在守城之暇，最喜到各家串門，一件黃短褲或是一身童子軍衣都會構成了私藏軍械的罪狀。彰儀門外，情形尤為混亂，作檢察工作的「堂堂士兵」竟公然把別人的錢鈔沒收到自己的衣袋裏，有反抗的，便說他是通敵的便衣隊。阜成門外，有個鄉下人繫紅腰帶進城，結果便被日軍扣留起來，倒灌涼水，又打個半死，硬逼他供出同夥的人來。這個人，直到喘氣時也沒有明白他為什麼犯罪。

騷亂的蔓延像是野火，只要是有人開了頭，便會毫不停息的擴大和燃

燒起來。我們的四郊是蜷集着多少散兵流勇和多少流氓地痞，當那偵緝網嚴密的時候，他們還要「生事」，何況現在是又有了這麼好的「機會」。從四郊到內城，即有籠屨也難關鎖着這騷動的滋生。

因此，一天天，籠城人們自己造了更多的謠言和更多的虛驚。

二 北平陷落

本是「遵約」不入城的日軍，在四日通過了聯絡員之後，終於在八月八日入城了，滿街上貼滿了「大日本軍入城司令」的佈告進城了，這是我軍退出北平後的第十日。

關於第一星期的北平狀況，記者已有詳報。最近一週則只有難民蜷集，呈稀有之慘狀，據各方統計，目前本城各收容所皆已滿額，已突破一萬

人口關頭。各處的牆上悲慘地貼着一些「尋人」的淒楚公告。一家人，東奔西走地到了四方，望乾了淚水，誰再也見不着誰。我們所聽得的近城廂一帶，服毒自盡的是時有所聞，恰好北平滿地都是煙館，購起鴉片來十分容易，遼遠地帶的淒惶，當然只有加甚了。

這次中國人官方告訴中國人說是「小住即去」的日本兵，但在佈告上宜稱為「維持治安」而來，並沒有「小住即去」的意思。日軍係河邊旅團，約三千人及機械化戰隊，分在彰儀門，永定門及朝陽門三路入城，分駐在天壇，鐵獅子胡同及旂壇寺等處。十二點正開始入城，在天安門前集合，一共戒嚴約四小時，使得全市人民觀看，及全市警察的出動。

日軍進城前，正是漢奸郝鵬的靈柩出永定門，記者先隨殯去城外視察，這時沿途已經沒有死屍及傷兵，惟道路因連日落雨，却泥濘非常。青紗

樓窗鬱茂，碧蔥可愛，據鄉人說，裏面還有死屍，不過除非踏毀莊稼，否則便不容易找尋出來。

坦克車響聲隆隆，啃得柏油路上留着齒印，有些明眼人，看到這套機械戰隊，便說其戰車的號頭是和四日前聯絡員所攜往通州的，同一模式，似乎是從通州又轉回來專為給籠城的人們以恫嚇的。

當日軍集合與通過時，北平的中心區停止交通約四小時之久。這時期，街人只有黃衣警察，市政府供給的載重汽車和城外來的大車，在柏油路上過來過去，偶然地，也由人力車拖過幾個西人，廣場上的獨步，似乎連車夫都感到了驕傲，他們的脚步把地打得很響。滿街的觀衆，也都很羨慕這軍「天之驕子」。

警察打着呵欠在勸沿街的觀衆後退。「反正就是些人跟車」，他連聲

說，「有什麼看頭，大家退一退。」後來，又大聲喊，「諸位，這要是出了誤會……這要是出了誤會……」不止，他也不想：「征服之下，還有誤會嗎？」

羣衆很嘈雜，每一條路口上都是走不出的車，穿不過的人，有人處小販子便來了，敲着酸梅湯的銅碗，拍打着滿是青蠅的爛桃，西瓜販高喊「船」的個，斗大的塊來——羣衆嘻笑怒罵着向後退幾步，便回敬幾句道「好了頭，真利害，」或是「這丫頭真會裝蒜。」

當大軍「堂堂」地走過之後，另有一部分「頹廢派」隨在後面，有的甚而至於坐在人力車上一個個地把頭垂在胸前。東交民巷的美國兵營高牆上有人在攝影，記者也希望能夠把這一部份隨着「堂堂入城」的機械隊一同公諸世界——讓世界看看軍閥專橫下一般士兵的疾病和勞疲。

交通恢復後，天安門前留下的是馬糞，爛紙，和坦克車輪印。我們地方維持會的袞袞代表和新貴們，便在這輪印上，飛駁着汽車趕去叩謁「司令」了。

三 回憶庚子

這次日軍的入城，令人回憶到「庚子之變」，四十歲以上的人，他們已經有兩次看到這古城受蹂躪。陸樹德氏曾謂「庚子之變，誤於不通洋務者，惟有怨恨畏縮，而不知自強；又誤於熟悉洋務者，只知諂媚逢迎而不知大體。」這日幾句話，至今仍有再唸一遍的必要。

北平落「日」之時，各階層的感覺雖各個不同，但自不知不覺以至於先知先覺，各有其激憤乃屬當然。某慈善會之老祖又行降壇，曾謂立秋日

(八月八日) 屢微雨，午後北風，曉見北斗星則可以免災。此說當日一一應驗，而日軍亦於是日入城，北平由是能否因而免災，這恐怕任何相催老祖的人都難承認。這種迷信，比起庚子時代的上本求神請怪的羣臣，自然已有天淵之別。

陳敬如詩云：「五色旌旗成列國，萬家燈火變夷人」。實亦爲今日籠城之良好寫照。可是，不必悲觀，——

昨夜聽到砲聲了，也許不久籠城就有了自由的空氣。

古城剪影

字林西報

現在北平的情形，在許多方面，和「九一八」時的瀋陽，很有相像的地方，尤其是忽然間的盜匪叢起，更無二致。在從前，北平四郊，一向是中國的一片乾淨土，就是在以前內戰時黑暗的日子，這塊地方，也還保持着安靖的秩序。可是現在，已經成爲一種無政府的嚴重狀態，盜匪充斥，自由出沒，帶着各種政治的色彩和目的，把整個的北平四郊，渲染得有聲有色。

這些人馬，是劉桂堂的部下，號稱「愛國軍」——與「滿洲國」的義勇軍一樣——目的是在採取游擊戰術，以反抗日本。他們的實力雖然不犬

，可是已經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他們的份子很複雜，除掉劉桂堂的那下而外，還有失散下來的中國軍隊和保安隊。他們沒有固定的糧餉，所以一切人力物力以及交通工具，不得不取之於當地的人民。日本人吃過冀東保安隊的大虧，通州的大屠殺，把他們嚇壞了，所以對於北平四郊的警察，不敢再發槍械，因此對於這些所謂盜匪，實在無法壓制。

在頤和園北面兩英里地方的山脚下有一所天主教學校，本來是訓練教育工作人員的。山上還有一所房子，名叫 *La Caverie*，是一個避暑的山莊。這所學校裏面，到八月十三為止，聚集了很多的人，這種天主教徒，各國牧師——有的僅僅是去參觀的——學生，以及上千的中國逃難者。八月三十日早晨，這所學校，曾一度被所謂便衣隊襲擊，人數共有二百人。他們服裝極不整齊，有便衣，有軍裝，有祇戴軍帽者，形形色色都有，所以

稱爲便衣隊，頗爲相宜。他們裏面，份子也極複雜，有學生，他們參加的唯一目的，是在利用這些人，以游擊戰術，來反抗日本，例如他們的首領，就是這樣的一個學生。有逃犯，他們是被北平附近保安隊放出來的。有失散的兵士及警察，甚至還有真正的盜匪。裏面許多學生，都說得一口好英文，而且對於外國僑民的態度也非常之好。

這隊便衣隊所以襲擊教會學堂的原因，大概想得到些槍械和軍火，並沒有甚麼惡意。至於劫財虐人，却是一部分真正盜匪幹的，但是對於外僑，並沒有絲毫的侵害。有一位外國教士，因爲過份驚惶的緣故，腰間中了一槍，這位開槍的人，一定也是出於誤會，並非他有心要這樣做的。他們的駐所，就是山上那所避暑山莊，他們帶了十個外國人和一百個中國人，一齊回到那所山莊裏，後來外面起了槍聲，想必是追兵趕到，於是他們又

下山向北方退去。沿途對於外國人，一點不給他們苦吃，後來又無條件的放回四個，其餘六個，他們先要求一百五十萬元，後來又減到五萬元做贖身費。

北平本身的情形，也不見得怎樣好，商業還沒有恢復的希望，一部分大商店也都關着門，其餘商店，也把門半掩，商人們更是皇皇不可終日。究其原因，表面上似乎是因為警察徒手，恐怕盜匪的光臨，而實際上他們還是恐怕日本兵。

現在城里的日本兵，在他們長官眼睛之下，紀律還算不錯。但是據外國人目擊者談，單身的日本兵走入店鋪，藉檢查為名，不付錢而取去東西或竟要求現款的事實，已經數見不鮮。日本兵出來，雖然是買東西，也都帶着來復槍，所以商人們對於這種舉動，自然是誓都不敢誓一誓。

日本軍事當局，曾經布告人民，如有受擾等情，應立即報告，以便調查後，對肇事人加以處罰，所以日本軍事當局對於他們兵士這種竊盜行為，當然是心裏明白；但是這種布告，並沒有甚麼實際價值，一般受害的人，誰敢去報告，以免將來的報復。所以受些損失，情願自認倒霉，不敢去冒將來更大的危險。

揮淚話天津

大公報

盧溝橋事件發生後三個星期，平津兩市在毫無準備中同時陷落，又兩星期，南口上海先後發動強烈的抗戰，全面的持久戰業已開始，舉國上下正在準備一切犧牲，天津不幸淪為敵人的後方，漢奸的活動，與敵軍的殘酷，處處使人落淚，困守在這裏的人們，自然也時時嘗到辛酸滋味。謹將一個半月以來天津市情況，拉雜寫出為後方同胞告。

津市繁華，素有「小揚州」之稱，自經敵軍砲火，雖然租界裏熱鬧如昔，但市區已成一片劫灰。不過這種犧牲，在全面抗戰發動時，殊難避免，何況僅僅是整個犧牲的一小部分，所以在天津的有識之士，甚至於大多

數民衆，都不以此次損失爲可惜。但在敵人呢，恣意轟炸的結果，除去燬滅一部建築物外，在國際上博得殘忍暴虐的惡名，實際得不償失。目擊日機轟炸毫無抵抗之文化機關的西洋人說：「他們的技術還不壞。」

天津市保安隊之奮起抗戰，完全聽命於警察局長李文田。當時李奉命想要「出奇制勝」一下；不幸北平情勢正在天津發動的那一夜突變，以致功敗垂成。事後據悉，我忠勇之保安隊，確曾將東局子敵兵營機場包圍，而日租界海光寺附近，我軍也進到相當地點。士兵的精神不因傷亡之衆，以及火器之燬敗而失望與搖與。天津雖不是一個比較優勢的戰地，但倘使北平情勢變得不這麼快，退却的命令不這麼急遽問下來，我軍便不致敗壞的這麼慘，損失也不會這樣重。

李文田是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副師長，兼任天津市警察局長，是張自忠

最近親信，對於日本人，向來依照張自忠的意旨而與之週旋。蘆溝橋事件爆發，李還奉命與日軍參謀長橋本蘆折衝多次。李在當時好像是主和一派，嘗對人發揮其主張不戰的意見，以爲「做民族英雄效法史可法容易；而生靈塗炭揚州十日的慘劇，恐難避免。」果然，不幸而言中，因平津局勢陡變，李本人做史可法未成，而揚州十日之劫，已臨到津市百萬民衆頭上。後來李即率隊集中馬廠，在津浦線上與敵周旋，一個半月以來，因器械不速敵軍精利，但敵軍不能順利南下，須知是三十八師一部忠勇將士抗戰的結果。

敵機在七月二十九日開始轟炸，市政府警察局法院相繼被燬；文化機關如南開大學中學，女師學院等悉成灰燼。炸彈大砲之外，繼以縱火焚燒，特二區市立醫院因收有傷兵，敵嘗擬施以不人道之轟炸，特一區當時有

難民四萬人，敵謂有保安隊在內亦欲投彈，雖經領團交涉阻止，但其兇鋒已可想見。河東大直沽因當地民衆搶其糧食，遂大肆屠殺，河北一帶更有日韓人率衆劫掠，直同盜匪世界。河北及西廣兩各處，日軍隨意姦淫婦女，無異禽獸！

天津失陷後，兩地正義報紙，在敵軍壓迫之下，即無法出版，新聞界之被逮捕者，最初有申報記者王研石，其後新天津報社長劉中儒，益世報經理生寶堂都如石沉大海，杳無消息。

庸報是日軍部的機關報，所載除同盟社消息外，大部份係挖空心思，隨意造謠。在各種正義報紙被禁賣的時候，日憲兵在市區各商號強迫派賣。但那些消息，只是日本軍閥藉以欺騙國內民衆的玩意，津市雖然陷落，大部民衆是愛國的，對於庸報，差不多都棄如敝屣，誰也不睬。此間民

心，仍十分信任政府，日人的謠言，只白遭罵詈。在津出版的英文報紙如泰晤士報（英），華北明星（美），則極爲一般所愛讀。此外有多種「號外」，刊載中央廣播電台廣播消息，有時夾雜些道聽途說的新聞，也能暢銷一時。編撰這種刊物的人，雖多係投機份子，却也不失爲「愛國志士」。

天津新聞檢查所，已由「治安維持會」接管，改稱曰「天津市新聞事業管理所」，由那裏規定出幾種可以出版販賣的報紙，其內容如何，可想而知。人們唯一的希望，是每晚聽一聽中央廣播電台放送的消息。無線電事業，在近期間確實做了極利市的買賣。

日本處心積慮，破壞中央電台的播音，已非一日，到今日把這種卑劣的手段使出來，攪得收音機裏面，如鬼哭神號。但敵人的陰謀，畢竟還差了一着，鎮江、上海、長沙、漢口各地廣播電台一樣會轉播中央消息，每

夜街頭巷尾，老是有許多人圍在有收音機人家的附近，屏息靜聽，只有從無線電裏希望佳音。

九月一日所謂「治安維持會」成立，羣魔亂舞，醜態百出。委員長是曹錕時代包辦賄選的高凌霨，委員則有鈕傳善等一班人。下設四局，總務局爲袁世凱時代的秘書長孫潤宇，公安局爲程克時的公安局長劉玉書，財政局爲舊直系智囊張志潭之弟張志激，社會局則爲近任商會主席之王竹林。王已八十多歲，乃竟出爲傀儡，並兼長鹽務管理局局長。司法機關河北省高等法院與地方法院，均由方若充任，方字藥雨，也是六十歲開外的人了，辦公地點則在日本租界。

現在津市可以看得見的國家機關，只有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及津海關與電報局，電話局而已。津海關因稅務司梅維亮之交涉，得免遭劫擄

，到如今還與海關監督孫維棟併力支持。據說鹽稅也曾由稅務司辦妥，不致被敵接收，所以很多人對於長蘆局長李翰華之拱手將現款百餘萬元相讓，表示懷疑。只有電報電話兩局，在百般恫嚇，種種困難下艱苦撐持，表現出奮鬥到底的精神。

偽治安維持會成立時野心極大，連商品檢驗局都派人接收過去，對於電報電話兩局，自然垂涎三尺。日本領事曾數度找我電報局長王若儻，大肆威脅，最後並有漢奸傳話，謂置王於死地。但王氏的剛毅精神始終不屈，一直到現在，還在率領全局職員，按部就班做去。雖然往南去的電線路，已被日人強搶了去，但無線電依然通行。現除北平不通外，其他國內外電報照常收發。至於北平方面，電報局已由一修子安者充任，全體職員被留，雖照收電報，但却要送到日本人所辦電局拍發。

電話局現在顯已分成三個系統：六局（北局）因在河北，首先被「維持會」接收，委由張仁侃任局長，當時野心很大，並擬接收三四兩局（三局即南局，在英租界，四局即東局，在義租界），被電話局長張子奇大罵一場，抱頭竄去。二五兩局則自被敵機炸毀，機件也悉被搶去，日人現由「滿洲電信株式會社」籌設電報電話兩局，一方面收發東北北平各地電報，一方面在日租界裝設手搖話機八百號，接線者悉為日本女子，並擬在本年年底完成裝置六千號的計劃。三四兩局則因在租界內關係，仍在我手中，只是特一二三區的電話費租已無法收取。其他交通機關，郵政局雖遞回特三區總局辦公，但郵件須經日人檢查，已恢復津變前數日情形。

（大公報天津版一覽者，九月十二日）

淪亡後的平津

桐古

自七月二十九夜，宋哲元率部離平後，五百年故都與文化中心，軍事重鎮之北平，遂淪為瀋陽第二。宋氏退出北平前曾與日軍約明願自動離平，而以日軍不駐屯城內為條件，結果雖由日軍首肯；然而在八月十號那天，殘暴兇惡的日軍終於不顧信義的大搖大擺的進城了。一般無知識的民衆，圍在街上看熱鬧，知識份子躲在家裏忍氣吞聲，同樣的是毫無辦法。日軍進城後分駐天壇，柘檀寺及鐵獅子胡同三處，人數約有二三千人。政治方面由日軍指導下的偽維持會出面活躍，治安方面則由日本憲兵會同徒手的中國警察維持，逮捕搜查，弄得滿城烏煙瘴氣，暗無天日。

日軍入城後第一件德政爲「肅清」工作，對於中央職員，二十九軍部下，及有藍衣社共產黨之嫌疑者，橫加逮捕殘害。逐戶清查之說雖然傳了許久，却還沒有實行；不過由每個住宅呈報確實人口，並以全家性命爲担保，具結聲明，絕對沒有匿存違禁物品和「皇軍」所認爲不法之徒。至於日軍駐屯區域附近之人家，則調查甚嚴，其手續分爲三部，最初由日本憲兵會同華警按戶搜查，再則各別的審查學生，最後將被認爲不穩份子者傳至軍部嚴訊。屬於此類者大都凶多吉少，有死無生。此外凡駐軍區域之居民，均須繳納四張半身相片，由日軍部發給通行證，出入經核驗後方准通行。

平常街道上不常碰到攜帶武器之日軍，常南口戰事激烈時，敗退下來的日兵，三五成羣的充斥在街上，很使人民感到不安。當日軍進城時，會

由香月出過一張安民告示，並稱日軍如有騷擾人民和不法之處，可由人民隨時報告，以便加以懲處。這等放屁文章，自然是毫無效力，俯伏在暴日鐵蹄下的手無寸鐵的民衆，戰戰兢兢保全性命之不暇，那裏還敢提到什麼權利，公理！對於日賊的暴行只有逆來順受。其次有日軍數人赴前門大街某肉舖購買牛肉三十斤，購畢不付分文，掉頭而去，掌櫃的向之懇求一點代價，一個日兵很慷慨的付給鋼板二枚（約合國幣二分），掌櫃又再三哀懇，結果又給鋼板二枚。再要時，日兵拔出刺刀兇狠地向著：「還要不？」西單牌樓的幾家鐘表店也遭遇日兵的光顧，每人取去一隻精好的錶，只向店伙笑了笑，就算是付過代價了。古玩舖裏的小巧精美的古玩，只要「皇軍」看了稱意，便是揚袋而去。諸如此類的善行，實是不勝枚舉。前門大街一帶的商店，曾經一度消極的關「歇業」，但是在「維持會」的威逼下

，終於合著一池眼淚開門復業。全市商業凋敝，市面冷落異常，如北平繁華所在的前外大街，王府井，西單，東四西四等處，一到晚間七時後，商店便行收市，行人絕跡，其淒涼情況，有如在一個北風凜烈的嚴冬夜裏。平常街上行走的多是老弱婦孺，壯丁爲避免被拉到前線服役，大多躲在家中。至於青年婦女，則更裹足不敢出門了。

截至九月十六日止，北平四城尙未全日開放，每日上午九點至十一點，下午三點至五點爲開放時間；出入行人每次多至二千人，故非常擁擠。城外汽車照常行駛，不過須受到日兵的盤查。

學校開學的寥寥無幾，一般中小學以校長人選大成問題，及學生集合的不易，經費無法維持等原因，故不能開學。至於國立市立的大中小學則更無論矣。燕大已開課，但學生僅百餘人。最近輔仁，中法兩大學亦已開

課之累，北大一院現新駐上日軍，師大校址亦有被徵爲兵房之說。總之文化機關，將被破壞無遺也。

關於新聞事業，北平各報均已由日方接收，每日刊出許多誇耀皇軍勝利情報及佔領上海蘇州等等無稽的謠言，新聞檢查極嚴，除同盟社電外，其餘完全被扣。人民要想得到一點真實的國內新聞，唯有由無線電中收到中央廣播電台之播音。近來日本更在北平設一電台，其波長整數等完全與中央廣播電台相同，專以干涉混亂中央電台之音波爲能事。九月初旬又有逐戶搜收無線電之說，但迄未實現。

公共休息所如中山公園北海等處，本來當此金風微動之時，正是遊人極盛的季節，現在却非常的清靜冷落，每日門票收入不足十元。至於娛樂場如電影院，拾球室等營業，則門可羅雀，惟幾家大戲院，則以故都爲戲

迷發祥地，生意尙勝不惡。

糧食在北平的確爲一嚴重問題。米一袋價高至二十元，麵粉每袋七八元。近來米麵缺乏，爲調整民食故，不准購買整袋的米或麵，只許一元二元的零買，聽說這些米麥還是來自日本兵營中。

平津交通現已恢復，每日有二套車由北平前門和天津東站對開。但沿路盤問甚嚴，每到一站均有日本憲兵上車搜查，言語偶有支吾者輒遭兇毆。其對於學生裝束者尤爲苛酷。天津總站現在扣有旅客八百餘人，據其中釋放出來者云：在被扣的三小時內，如果沒有被釋，那至少要被扣由三五日至三四十日不等，釋放手續麻煩，極經周折。出入車站，行李等物均須一一檢驗，幫同日兵檢查之華人多奴顏妾態，甘心獻媚而不知恥，令人氣短。

天津南市河北等地商業，極端凋零，戰後之破瓦頽垣，依然存在。至租界方面，則因為戰事爆發後結集着許多資產階級，所以反形熱鬧。中秋節前後，街上滿擺着鮮紅的柿子，熱烘烘的糖炒栗子和各種各式的月餅，車馬水龍，大家忙着過節，絲毫沒有河山變色的樣子。

二十六年國慶。

暴日鐵蹄下之北平

大公報

我們可愛的故都，自從淪陷到暴日的手裏，情形就混亂了。談到北平的現狀，真是頭緒紛繁，無從說起，我們姑且先談談北平各學校的情形吧。

北平現時尚在開學的大學，只有教會立的燕京和輔仁兩個大學。燕京方面現時只有三百餘人，該校因為開學時所有本校的學生，大部分都集結在天津，不敢回到北平去，該校當局曾派了一位美籍教授博展光，到天津去接他們回來，並且預備了一列專車，可以保護他們的安全，結果回去的學生，還是少數。該校開學時，曾受過北平日本人一度的干涉，後來經該

校校長司徒雷登氏向日方保證該校學生的行動，干涉開學的問題，才算過去。此外尚有北平協和醫科大學，也還在照常開學，不過學生也剩得不多。至於國立各大學，清華是已經正式結束了，該校當局方面組織了一個保管委員會，於上月中將一切校內書籍儀器用具等給封存起來，所謂北平地方維持會曾派人到那裏檢視過一次。清華的教授與學生，大體多已安全的離開了北平。日本軍隊曾一度有開駐清華的擬議，但後來因為清華四面有圍牆，日兵恐受襲擊，結果算是沒有實行，校內大致尚完好，師大和北大原來都可稱為最高的學府，現在却已變成了日本的兵營，兩校的門口，都高堆着沙袋。其他國立各院校，情形大致相同。中學方面，能夠開學的，也只有教會和私立的幾個中學，如育英、頤文、崇德、崇實、貝滿等校，但人數也是大大的減少了，頤文只有三百餘人，育英有六百餘人，至於

課程的內容，日本人還未曾嚴密的干涉，這當然是因為日本軍事方面尚未得手，無暇顧及這些細目。

現在的北平的市長，名義上是江朝宗，公安局長潘毓桂，此外還有一個地方維持會。所謂日本慈善性質的宣撫班，其實大權全在潘氏手裏，因為他比較最得日本人的信任，同時他的活動能力亦最高。可以說北平的局面，除去最高的日本人，受着一人的支配。北平市面上看來似乎相當的穩定，其實內部是非常恐慌，其中最顯明的一件事，就是日本金票下跌。在事變前，日金每元合河北銀行票為九角三分，最近反跌至九角或九角一分之間，以日本為戰勝國，這是反常的現象。其次食糧方面，在八月間曾發生一度恐慌，因為日本人在市內徵糧，大米每包漲至二十元，麵粉漲至十元，後來至九月初，地方維持會宣言要救濟民食，但又不求糧食的充分輸

入，而只成了一個平糶會，規定米每包十五元，麵粉每袋五元五角。這種規定的結果，只有白白犧牲了幾個糧食商人，他們被槍斃了。致死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按官價批發。自此以後，市內所存的糧食商，完全逃避了。在市面上有錢亦不易購得到糧食，要買糧食，非得託人私相授受不辦。路上因為日軍用汽車毫無秩序的橫衝直撞，被撞死的人日有所聞。在長安街中山公園前，三座門等地，日本軍用汽車因為不按左上右下的路線走，屢次見他們發生自己互撞的慘劇，市上的商店，到晚間六時就都關上大門了。後來所謂地方維持會的當局，為維持市面的繁榮，規定至早得在十時後，始准上門休息，但是結果仍有無數商舖在七八點鐘的時候，就暗自將大門偷偷的關上了。商舖現時是不許停業，各娛樂場，雖被迫關門，然而能真正有買賣的，還只是唱京戲的幾家戲院，其餘就是電影，也都是

只登廣告開演而不放演。光陸影院曾一度改演過大戲，結果也仍然是門可羅雀，至終不能避免與其他影院遭遇同樣的命運。作小買賣的對於和日本人交易，在以前原來是無所謂的，可是到了現在，日本人不只買東西少給錢，有時甚至不給，更甚的就是非好東西不要。小商店的店主，有時恨極了，就罵他們。有一次，有一個日本兵亦很表示着十分同情地說：「我們也是沒辦法，我們出來已經一個多月，只有在出發時領到過四元錢，我們那裏有錢來買東西呢。」在前門車站搜查旅客的日本兵，搜着十枚的銅元票，他們也都會塞進自己的袋子裏去。

這裏值得特別提出的兩幕傀儡戲，第一幕就是中秋節的所謂「萬民同慶中秋」的滑稽劇。在那天由公安局下令各家各商舖，都要懸燈結綵，一時市上紅燈籠供不應求，有許多商戶人家因為買不着紅燈，只得把白色的

紙燈籠掛起來。後來被日本人發現，大不高興，以爲這是不吉利的兆頭，結果又下令給潘毓桂，發動全城警察，按戶檢查，如查到有掛白燈籠的，就立刻給染成紅的，一時各街各戶都漲滿了鮮紅的顏色。有許多善於預言的老人家便互相私語的說：道恐怕是屠城之慘劇的先兆吧！晚間有日本人組織的「宣撫班」領導提燈遊行，並規定各商舖各學校都要派人參加，但大半都不敢參加，但是又迫於日本威勢，而不得不參加，結果只得用錢雇了不少的流氓，提着各代表的燈籠遊行。當晚大家都怕出事，沿路商家雖不能敢明白的將大門關起來，可是主要人却都逃避一空了，結果遊者自遊，逃者自逃，冷冷清清，領導的日本人，不久也覺得沒趣，無精打彩的亦作鳥獸散了。第二幕便是「祀孔」，其滑稽的情形，更非一言半語所能形容了。日本人與漢奸本是同床異夢，其無聊的程度與「過中秋」是一樣

的。

由北平到天津，是北平逃難羣衆的鬼門關，旅客在北平東車站，就要被搜查一遍，沿路也要搜，到了天津東站，那更是最大的鬼門關了。普通的人，凡是高大個子的，似學生的，不管清紅皂白，先給扣留，每次車總有數十數百個同胞，毫無原因的被扣留，其扣留的標準不易捉摸。逃出的人，亦只有碰命運而已。扣留後的遭遇，最慘的，便不容易尋找下落了。不過在這當中，也有不少可注意可發噤的事，也更可看出日本兵士對此次戰爭的態度。他們審問被扣難民的方法，非常使人奇怪，當被扣的人被帶到日本軍司令部以後，只略詢問姓名，作何事，何處去等簡單的問題。如名已登鬼錄，當然沒命，如普通人無大可疑的，便囚在一大屋中，等到半夜，忽然有一人將他推醒，仍問日間所問的問題，如答對了，天明後便可

無事放行。如有不符時，那下落恐怕就不得而知了。有一次有一清華職員，赴津辦事，因其體格太好而被扣了，和他同行的尚有一位同事，亦同時不知所以然的被扣留了，後來知道因為他恐怕車中買不到吃食，登車前，先在北平法國麵包房買了一盒點心。日本兵把他帶到日本軍司令部後，第一就問他手拿的是什麼？同時把他的一盒點心搶過去，他們發現了這是一盒點心，便如狼似虎的亂搶起來，然而這個清華的職員可就乘機安然的走出來了。不幸而被留的一位，日本兵就異想天開的令他「打滾」。因為他體格太好了，他不會打滾，日本兵便問他會作文章不會，他答應是會，日本兵立時就出了三個題目，第一是「殷汝耕與×××的比較」，第二是「地方維持會的辦事何以不努力工作論」，第三是「事變之經過」。等到天色亮了，他這三篇文章亦好容易作完，後來他對人說，自有生以來，未作

逼這樣難的題目。守門的日本兵這時候看看同伴都睡着了，就走過來，搶過他的筆，寫着日本文法的漢文，問「貴方有錢否？」他答有，日本兵又寫，「有多少？」他答「三元二角。」日本兵繼續寫，「可否全給我？」後來經這位先生用筆和日本兵紛爭的結果，將兩元二角錢給了看守的日本兵，等天大亮，他也得安然到天津租界了。

故都歸客話「皇軍」

鍾馥

自從平津在敵人鐵蹄下淪落以後，當地的同胞痛苦萬分，尤其是新智識階級份子，如各校教員學生，更覺危險。他們的性命是朝不保夕，隨時可以斷送在敵人的槍下。前日有舍親從天津來，講述一些關於殘酷而無恥的「皇軍」的事實。筆者寫下一些，使讀者明瞭北地同胞的痛苦，以及「準亡國奴」的悲哀。

敵人最痛恨學生。他們以爲個個學生都是抗日份子，必須置之死地而後已。因此纔有清華學生數百被殺，燕大學生二百被槍的慘劇。多數的學生從前向有「丘九」的綽號，在平津可算是氣餒萬丈，聲聲赫赫，追敵人

羅嗣平津以後，他們不得不低聲平氣，設法逃生，以免作無謂的犧牲。但是車站口都有敵軍把守，反覆盤詰，要逃過鬼門關，確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要爲保全性命起見，逃亡者祇可用喬裝的一法。上月間，某校的一羣學生，自北平逃到天津，到天津後再設法南下，便採取這一法。

他們有喬裝鄉人的，有喬裝鋪夥的，以免敵人注目。可是有一些爲虛作的朝鮮浪人，眼光銳利，常會辨別學生，將學生而喬裝爲鄉人的扣留起來。有一位某君，認爲喬裝鄉人這一着，並不絕對可靠；他竟異想天開，扮成一位新郎。他的同伴全捨棄了他們慣穿的西裝，換上了灰布長衫；他反選一件漂亮挺括的新裝，昂首走進了月台。

剛進鬼門關，迎面遇着一個鬼兵，鬼兵操着生硬的國語問他：

「那兒去？」

「上天津。」他說

「幹什麼上天津？」鬼問。

「接我的未婚妻結婚。」他說。

「結婚以後上那兒？」

「當然回到北京（他想說北京比說北平安當些）來。」他說道一句時，渾身覺得不大舒服，可是面色鎮靜，一些不猶豫地答覆。

鬼子盤問以後，又實行搜查。結果在衣袋中搜出了幾張恭請證婚人的大紅帖子。鬼子真相信了，放某君過去。其實那位某君，正急於送命，那有迎接未婚妻的雅興？大紅帖子是預備好的護身符，果然能驅鬼。

某君在和鬼子鬼混，及紅帖接護之下，離開了北平。他到天津以後，長聲狂笑一陣。一則惡祝他的虎口逃生，二則想想這齣喜劇，可算是東方

蕭伯納的傑作。

他的同伴換上了長衫以後，幸能瞞過了鬼兵鬼將，平安的到了津沽。但是他們究竟懷着一肚子鬼胎，不很放心。在津站下車以前，他們鬼鬼祟祟的脫去了長衫，將行李裝成一個包裹，藏在肩頭，活像一個苦力。可憐他們素來嬌養慣的，何曾吃過這種苦頭？他們怨誰？怪誰？恨誰？

另有一位某君，大概素有饕餮之癖。他在這非常時期，居然尚有持整太嘯的興緻，從北平帶一籃螃蟹到天津去，預備回家沽酒賞菊。這一籃橫行將軍，在月台上竟和敵人氣求聲應，竊竊罕罕作響，一個「皇軍」軍人聽聲起疑，擎起刺刀，對準某君心臟，勒令解開筊子查驗。敵人看見一隻一隻的鮮蟹，饒涎大滴，竟老實不客氣說（他自以為這樣對待支那人，已經破格優待了）：

「可不可送我一隻？」

那一位逃亡者不知是索性慷慨，還是福至心靈，直爽的說：

「你要吃蟹，儘可拿幾隻去。」結果，鬼子分潤了肥蟹七只以後，拍拍那位逃亡者的肩頭說：「好朋友！」另外一羣一羣的鬼兵，經他招呼以後，不再留難。七只螃蟹保全了一條命，好不僥倖也！

又有一位某校的職員，在月台上被敵人扣留，帶上了憲兵司令部三樓。原來敵軍在月台上扣留旅客是採用淘汰制，分別去留。旅客上車或下車時，先經過了鬼兵浪人，和漢奸等的甄別。一部份經敵人認為可疑的，便要扣留，帶到司令部一樓。在一樓上，敵人審問數小時以後，將一批釋放，帶其餘的到二樓。二樓上也要同樣的盤問，此後再有一批被淘汰。所餘的選手再登三層樓，自然凶多吉少。那位職員既經挾上三樓，自然不免心

誓胆戰。

憲兵（？）審問時，提出的問題除姓名職業外，還有種種可笑可氣的。例如某人與殷汝耕比較怎麼樣？地方治安維持會的份子好不好？被審問者祇可順從敵人的意志，恭維一番，否則結果還堪設想嗎？那位職員照例受審完畢時，有一個「皇軍」份子拿出一張五元偽鈔，叫他掉換一張真鈔。幸虧他袋中尚有幾文，很慷慨的取出了十元票兩張，連原鈔一併奉送。那個「皇軍」份子大約貧血已久，見錢眼開，竟對他另眼相待，護送他出了司令部。這是留下買路錢二十元，講一條性命的故事。他自己雖慶幸逃生，而堂堂帝國的威嚴給他斷送了。

經過三審而未釋放的人，就該受苦了。敵人用完全不合人道的方法對待他們，令他們屈打成招。例如鞭打和針刺指尖等的事，是常有的。有

一位某君本不是姓宋，而敵人硬派他姓宋，叫他說出宋某軍隊駐紮的地點。他熬不住嚴刑的苦楚，承認姓宋，捏造了一個地名搪塞過去。

大批的同胞——多數是學生，被拘留在密室裏。一間狹小的屋子，容留幾十個人，空氣的污濁當然不用提了。牆上有一扇小窗，外面釘着鐵棍木條，以防「犯人」逃逸。每天的飲食品是米飯一碗，白水一杯。被拘留的一羣。就算未曾槍斃，不悶死也得餓死。學生們食量很宏，在這種環境之下，如何還能支持？他們僅有十一秒跑百米的本領，也無從施展了；祇得勒緊褲帶，渡過殘生。他們有一種倒便桶工作，人人願謀的。他們憤願倒便桶，因為藉此機會可以走出拘留所，吸取一點新鮮空氣。

其餘流亡者怎樣同敵兵奮鬥，以求死裏逃生的詳情，雖不知悉，可是以小利誘惑無恥的「皇軍」的事是常有的。他們最好能私相授受，將鈔票

塞進某一個敵兵的手裏，否則將要因分贓不均而惹起「事變」。他們嘗和打醮，花幾個小錢驅鬼，未嘗不是明哲保身之道。

在受盤問時，旅客切不可說想到上海來。敵人最恨到上海來的難民，大概因為他們心目中已有一種深刻的印象，記得上海人是抗戰勇士，而怕平津人傳染了上海人的習氣。於此可見淞滬抗戰的影響很深，竟使敵人有所忌憚。我們就這一點不妨自豪自慰，並應鼓勵抗戰勇士，再接再厲，至他們屈膝而後已。

因為種種關係而不能脫離虎口的平津居民，時時提心弔胆，恐怕禍從天降。他們常有被敵人拉去做苦工或當兵的危險（關東軍有三分之一是我們同胞，三分之一是朝鮮人，在敵人監督之下作戰）。他們家中的大門，必須日夜開着，以便敵人出入。敵人在任何時候，可到任何地方搜查。萬

一搜出愛國或抗日文字圖畫，不用說是有凶無吉。一本黨論是罪狀，一張報紙是罪狀，一套童子軍裝也是罪狀。平津本地出版的報紙，全是敵人的痰舌，替敵人宣傳。敵人創設了電台，攪亂中央廣播電台的電浪。因此平津的大多數百姓，譬如睡在鼓裏，不知前方的情形，更不知敵軍大潰退。敵人希望平津的居民，個個是「皇國」順民，俯首屈膝，才算得到勝利。天津有英法租界，拘束他們的活動；北平則無處不是「王土」，無人不是「王臣」。因此天津人如遷到北平去，比較自由，不必經過嚴格的搜查。北平已經成了死市，鬼氣森森。店舖十九關門，不敢交易，因為敵軍常常免費光顧的。敵人又貪財，又好色，時時姦淫擄掠，以壓獸慾。無數的幼女老嫗已在這種環境之下犧牲了。

住在北平的人而自鳴得意的祇是一羣大漢奸。他們紛紛活動，欺壓同

胞。他們忘記了自己的爹娘是中國人，自己的祖塋是在中國地，甘心認賊作父。他們的組織複雜，有某派某系的腐化份子，有向來自稱清高斯文的藝術家；簡單說，都是老而不死的狐羣狗黨。他們的姓名曾登在各報，不必再污篇幅。我敢說，他們目前狐假虎威，橫行不法，將來必有一些奮着石灰三所說的「王八旦」的滋味。那時必懊悔不早點自殺，免得留下蓋棺論定以後的臭名，我所認為可痛心的，就是他們既非目不識丁的鄉人，又非有騙取衣食必要的窮光棍，而竟甘心做漢奸。政府應該將他們滿門抄斬，才不致留下小漢奸的孽種。我更痛心的說一句話：萬一上海或其他城市淪落於敵手以後，各地也會有同類的漢奸，恬不知恥，替敵人做走狗。一些馬路政客，搖身一變，立可顯出原形。可是我又很樂觀的說：已失的國土有健兒浴血克復，未失的有勇士誓死在保衛，漢奸不誅自滅，何足可

處？

國事至此，同胞還不醒悟？同胞們，我們如再不撲殺此獠，試問何處不是平津第二？何人不是受過痛苦者第二？我們要奮起「共赴國難」。定有還我河山，殲滅倭寇的一日。前線的將士正在浴血抗戰，後方民衆祇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一法，纔對得起他們。

舍親從天津來，很感困難，因為某輪船公司買辦故意刁難，不肯買票。幸經託人說情，謀得一個茶房房間中的艙位，出價比平日的官艙高三倍多。筆者寄語該買辦，不可過於利慾薰心，傾軋同胞。要知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此時國人正應攜手共赴國難，焉可再不作顧天良的事。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上海。

從北平來

須 旅

自平津失陷，住在那里的中國人就開始了黑暗的生活。一方面受着敵人和漢奸的直接壓迫，一方面還受精神上的痛苦。遙望南方到處燃起了抵抗的烽火，而且還偶而能聽到勝利的消息，中心興奮，莫可言喻；而身軀北地，沒有法子表現自己的感情和力量。這種苦悶至今還盤據在困守敵人體後方的人們心頭。

現在我個人總算脫離了那死地了，腳一踏到上海岸上，就目視了壯烈的圖畫。心裡的激動是沒法描摩的。回想在北平那三個月光景的潛伏生活，恍如隔世。那被壓迫的黑暗的生活，我何幸而能夠脫出，重回到母體中

來……這心境，只有所謂「絕處逢生」這四字可以說明。

南方的同胞不能知道平津的近況。這是難得的，南方的英烈抗戰正拉住了人們的觀感，轉移了注意力，但從此就不必顧平津了麼？却不！平津是中國的，即使失陷，也必收復。張申府先生在一個刊物上大聲疾道：「毋忘北平！」是一句沉痛的呼號。

現在我想把在平所看到的近況作一報告。描述這些是可痛的，但否則不能明白敵人等割鯀獲物的殘酷。希望讀者能顧此矚彼，記住兩點；毋使平津永為失地！毋使別處再成目前的平津！

「黃皮」滿街走

攫取平津的是獸軍，故先得把獸軍的慘形報告一番。

北平現在並沒很多獸軍。他們把最多的「黃皮」(這是一般市民送給獸軍的稱號，因為他們穿的軍服全是黃色)送到砲火上去。留在北平的是兩種：從後方(關外)開到的後備軍，和從前線撤回的疲勞或受傷的兵。生力軍和疲勞軍互相交換作戰和休息，北平成了他們的給養處。

這些黃皮駐紮在北平城內者三處：名勝天壇，東城的鐵獅子胡同，地安門的旗幟寺。天壇最多。美麗的北平城，現正被這三處的野獸蹂躪着。當獸軍入城之先，北平街頭到處貼過所謂「皇軍入城司令部」的告示，上書「皇軍乃替華北人民解除痛苦之神師，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盼人民安居樂業……」云云；同時偽警察局長潘毓桂也出布告，一面盛稱獸軍的「紀律」，一面作種種防患未然的恐嚇。但空文到底掩不了實際面目。進城第一天就來了個下馬威，驅着坦克車在全市示威遊行一過，把北平那幾條柏

游路弄得滿是車轍疙瘩。接着是強徵糧秣，從有錢的擠錢，有貨的擠貨，苦力驢馬則榨其勢力。市民惶惶，不可終日，但漢奸文丐却在漢奸報紙上大頌「皇軍」的紀律，說某日某軍曹長給了洋車（黃包車）夫兩倍的代價，某某皇軍在街頭救護了一個老頭子云云。一傳百應，於是在文字上「皇軍」就彷彿果真成了「神軍」。但實際上那些「黃皮」在幹些什麼事呢？他們恣意享樂着。鞭打和槍刺是街頭常見的事。店舖及名勝處所擠滿着他們。漢奸統治者特令各名勝機關專門招待他們遊覽，禁止市民進出。他們一大夥闖進食店，大吃大喝一通，末了用生硬華語向夥計說聲「到××司令部拿錢！」便揚長而去了。北平原有一種「填鴨」很有名，被蹂躪的食店夥計便加上一個字，稱這種買鴨為「填黃鴨」。

黃鴨一日日填得肥起來，在北平街頭顛預而行；而店家則一日日在瘦

下去，臉上掛着苦笑。

有些店家別扭起來，索性用「關門」的方法來對付。但偽警察局却又出告示禁止，說「無端閉歇，顯係有意阻礙市面繁榮」，要嚴辦。於是大家只得把眼淚嚥到肚里，再開門迎接那些饑狼。

這些「黃皮」現在是北平之王。漢奸傀儡，百意迎合，特別訓練了一部分憲兵警察去招待他們，領他們各處遊玩，甚至逛中綏妓女的妓院，這在天津亦復相同。大概是軍隊生活太無聊吧，他們在獸性的發洩上是特別努力的。天津的「勸業場」，和北平的西單東兩體育場里排滿了「春宮」，最大主顧是他們。

潘毓桂爲「便利日軍起見」，在天安門和宣武門添設了兩處商場，設翻譯員，專備日軍交易，但商家害怕那種交易，均不參加，結果只有一些

窮得實在沒有法子的擺些小攤子。然而不久便少下去了。原因是獸軍取物不給錢，即給亦是他們那種日幣，而日幣則雖經偽警察局明令通用，但在中國人之間則仍還行不通的。大家不要那撈什子。

北平城外也駐有獸軍，南苑，西苑（均昔二十九軍駐在地）爲最多。但西苑的往往受「西山遊擊隊」之襲擊，這將在下面敘述。

漢奸的業績

大家都已經知道北平已有了個所謂「治安維持會」（天津亦然）。這是現在仰奉敵命而俯治北平的。主席是江朝宗，但大權則握在警察局長潘毓桂手里。潘在就職時，說道：「人家罵我漢奸，我不管，我是做正當的事，」從這話可知其虛皮多厚。但此人的手段是強的。當他就任之初，第一

乘隙就是進入獸軍，而把二十九軍和通州反正的保安隊餘卒閉拒在城外。其次是把城內民家的大小武器都收繳，不繳者闖家搶斃。收去的軍器自己不用，全體獻給了獸軍。北平城內除獸軍外無一軍械，憲兵警察是徒手站崗。軍器之後，就是派人搜索抗日分子。事前因二十九軍退得過快，一般抗日的青年智識分子大都被遺城內，而這些火種留著是決不會有利於「皇軍」的，於是潘就以軍命獎勵告密，說如有告密「藍衣社」及「第三國際社」（稱第三國際為「社」是潘毓桂的告示首開其先）份子者，獎若干元云云。於是無恥的告密蜂起，多有挾嫌報復者，人人危懼。然而可笑的在後面呢。潘看到全城不安，以及挾嫌告密者之多，恐激大變，就又發出布告，獎勵告密那些挾嫌報復者。獎額較第一種告密為多。在他以為，這樣就可以恐嚇那些挾嫌報復者了，殊不知那些挾嫌報復者却反而因此增多了藉

口和機會。告密者們不再指着他的私仇說「這是藍衣社第三國際社份子」，改說「這是挾嫌報復的人」了。結果是冤死了許多人。

北平雖陷，壓迫雖嚴厲，而人心是不死的，民衆的力量是存在的。潘毓桂企圖煽惑市民的良心，他用了種種的方法。一方面嚴厲禁止集會及一切集團活動（五六個人在房子里談話，倘被發現，立即被捕），一方面却儘量利用無知人們的集團活動。也就是老法子，用一塊錢一個人的價值收買許多無知苦力及浪人，舉行傀儡或遊行集會。在十月十日那天，他勒令全市掛燈慶祝所謂「保定陷落」，一而在中山公園舉行了市民大會，又命令各學校強迫學生到街頭遊行，零零落落幾十個人，報紙上却登載着說：「遊行者近萬人，一體要求華北新政權的成立。」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強徵了一百多輛汽車，里面裝滿了臉黃肌瘦的不幸的人們，在馬路上魚貫地

兜風，一面發傳單，貼標語。標語上寫着：「建立華北人的華北！」「華北人民結束起來！」等等莫名其妙的文句。但那些標語不久就「招貼即扯」了。這證明它的效果等於零。

匪盜橫行，雖則有傀儡的治安組織，其實完全成了無政府狀態。失竊者却大都苦笑着說：「讓他們拿去的好，省得黃皮再來動手。」市民的治安是如此，但一方面對獸軍的治安，却拚命設法維持。獸軍在城內設了軍用電線：有動一動的就槍斃。單為這電線就死了許多人。里面有一部分是窮苦的無知者，却也有一部分是因爲不怕死，特意去破壞了的人。

漢奸們這種種「恩德」，一般市民是痛切的，明白的，目前雖則沒有法子反抗，但心底里是惦记着的。然而獸軍的漢奸却總以爲北平市民是單純的動物。他們以爲只消用點小手段，就可以使大家伏伏貼貼做順民。現

在北平四城都有一種「宣撫處」，主其事者是「特務機關」中人，以漢奸爲襄理。博取市民對日軍日民的信仰。日本人開的「同仁醫院」，現已完全爲宣撫處效勞，施行着免費治療。同仁醫院在北平，是以誤病殺人出名的，所以那種「免費治療」到底是治療還是殺人；不問可知。

這是一種「心的征服」，是敵人在「力的征服」之外並用着的惡辣的法。但無論它怎樣惡辣，對於漢奸以外的北平市民，恐怕未必能復有成效吧。

奴隸文化

北平原爲「文化城」，自被敵人統治後，文化滅亡了。
所存在和正在推行的是漢奸文化和奴隸文化。

學校大部停頓了。西郊的清華，城內的師大、東大、北大、平大、法商、女子文理學院都已成了獸軍的辦事處。還繼續開學的，就只教會辦的燕京（註：報載亦於最近停辦）輔仁兩大學，私立的中國大學和華北大學。課程的受限制，學生的短少，是不待說的。中國大學原先是左傾教授學生的大本營，現在因為校長何其鞏善于周旋，得以苟延，但優秀學生則一概跑掉了。華北大學原先就是漢奸的大本營，現在正大走紅運。

中學以下，是被強迫開學了的，但窘狀畢露。先是經濟無辦法，維持會把大量經費供養了那些肥狼，青年學生被開却是不消說的。校長教員天天向僑社會局長李景銘請願，李景銘享以閉門羹。事變以來也已三個多月，但中學教員的薪水發了五塊錢，小學教員恐怕只有幾毛錢吧！教員們爲了職業不得不留下，而留下則祇能喝着西北風。北平寒矣，朔風正烈，我

們可以想見那些智識份子過的是什麼日子。

教科書已經刪改完竣了。

全國設備最好，善本書最多的國立圖書館，現在還繼續辦公。經過了一番「整頓」，撤燬了許多珍貴的書籍。遠東研究室里的俄文書都燒掉了。閱覽的人數大減，其中大部分是落難的智識份子，跑去睡覺的。

北平的新聞界已經完全受統制。中央黨部辦的華北日報已被沒收，但仍出版，悉由漢奸主持。以前冀察政委會的北平晨報變為治安維持會的了。這兩種是目下漢奸的直系機關報，一切新聞悉由日文報京津日日新聞上譯下老是一同盟電」。譯文文句夾着日文語調，不堪卒讀。素以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實報」，現由許多道老和鴛鴦蝴蝶派文人繼續辦着，論調是與漢奸一致的。歐大慶昔為政委會辦英文的北平新聞(Peiping News)，

現歐身就僑平綏路局副局長，該報即爲另一漢奸接辦。另外還有若干外人所辦法文或英文報，起先偶有我南方抗戰勝利消息，但後來治安維持會去要求，並送了一些錢，從此也就不聲不響了。因此在北平的人除了同盟黨外幾不知復有其他電訊。這在天津比較好一點，因爲有租界。但平津最老牌最大的漢奸報庸報，正也藏在租界里，相反地大公報益世報却被迫停止發行了。據說在天津有不經意帶着一張舊的大公報過白河而被槍殺者。

小漢奸們在北平出版了一種雜誌，叫做「華北評論」，現已出版至四期。內容是「中日同文同種論」，「華北新政權待望」，「自飲食立場窺日本軍之義勇」等等一套，文體則有四六文言文，白話文，文言夾白話文，去掉了「假名」（日文字母）的日文等等，不一而足。這一種雜槍式的雜誌，是目下漢奸的唯一喉舌，也就是漢奸文化的代表作。看一看它就

可盡見漢奸文治能力的「乏」了。

英勇的一團

這就是現在南方也已知道了的北平近郊的遊擊隊。在略逃敵方的無恥情形後，不能不寫一寫這遊擊隊的英勇。

當敵人佔領了平津，使我們的國防前線平津成了他們的後方的時候，這遊擊隊即以英勇姿態出現。其悲壯之蹟，恐怕只有最近上海留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將士可以比擬。四行倉庫上的青天白日旗是獨立在敵旗的包圍中，這遊擊隊是崛起在敵軍的後方。論環境亦正相同。

這遊擊隊最初有千餘人。由四部分合成：北平的青年智識份子（東北大學學生最多），二十九軍潰散將士，通州反正後的保安隊殘餘，和原

在西山活動的「匪」同胞（他們一向受着種種生活壓迫的）。他們有的失了學校，有的是失了軍隊歸宿，有的是斷了退路，却在蒼翠的西山中集合起來了。最高首領趙桐，是東北大學教授。他原是東北人，九一八時逃到關內，想不到又遭遇到了「第二次九一八」，這兩重的刺激無疑地是促成他這次果敢行動的主因。

這遊擊隊的組成，是誰都沒有預料到的。連威覺最敏銳的敵人的獵犬也沒有覺察到。當事變之後，潘毓桂竭力阻止各方潰散部隊進城，日軍且出城追擊，以為從此可在北平城里高臥了，却想不到他們這種惡辣的手段反促成了被壓迫者的集結。他們終於集結了，他們在西山中豎起了他們的旗幟。

當他們最初以遊擊方式襲擊北平城外日軍時，敵人並沒加以充分掛慮

，以爲那潰散的烏合之衆，成不了什麼大氣候。但後來覺得不行了，因爲城外的日軍竟不斷地被襲擊，不斷地送進城來醫治。北平西郊峯巒重疊，追索不易，城外的少數敵軍拿他沒有法子想。雖有精械，也不能充分施展。而正當敵軍當局開始計議攻擊時，遊擊隊方面却以深的計謀，架走了西山一個教堂里三位法國教士。同時通知治安維持會，說如要救回教士，須以若干軍械及糧食交換。維持會知訊後非常着急，因爲該維持會既在名義上統治了北平，則這事件就須完全負責。倘不救回，責任重大；依命交換，則糧械一多，猛虎添翼。想了種種方法，企圖以別的條件交換，不成。這樣僵持了半月之久，其間維持會曾乞請日軍，允給一部分警察（警察的軍器早已被收去）以槍械，進西山搶救，結果却只是傷的傷，亡的亡。於是日軍當局發怒了，一面咒罵維持會不中用，一面派了大量重機入山轟

炸，殺雞而用牛刀，轟得滿山亂石飛騰。當時住在北平的人們聽着轟轟巨響，以爲我軍又已逼近北平，正在惡鬥，却想不到是在轟炸那一羣精悍倔強的非正式軍。

在暴力之下，物質條件不充分的遊擊隊就只得忍痛避散。一半就在山中送了壯烈的犧牲，一半是向察境退去。當時南口未失守，那部分就繼續在長城下作猛烈的活動。領袖趙桐是脫走了的。南口失守消息遂斷。然而儉夥英勇的中國人的結局是無須揣測的：不是戰死，便是還在搏鬥！

寫到這里，我不禁以最大敬意感念這些戰士，是統統戰死了還是仍在搏鬥的結果且不管，就以如上一一些雄蹟而言，就是成人下淚。試想敵人四圍，漢奸正在城內作無恥的歡欣之際，他們却在城外山中混和着血肉和山泥，作拼死的襲擊！單這麼一對照就夠了。

嗚呼游擊隊諸君，你們是光榮的。平津雖經陷落，但你們却無恙存亡，都將永生在全中國人的記憶中！

一之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津 平 的 七 論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加郵費

著 者
主 編 者
發 行 者

長 江 小 方
長 江
江

漢口上海廣州重慶
生活書店
西安長沙梧州成都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浮生



\$0.20